



生命教育融入國文經典 「潔之女神」超療癒

侯潔之

老師 小檔案

- 系 所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
- 專 長 儒家思想、宋明理學、國文教材教法
- 教授科目 中國思想概說、歷代文選與習作、大學國文、國文教材教法
- 學 歷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
- 經 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
- 現 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
- 榮譽紀事 2012思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獎哲學學門優等獎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二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教學優良教師
國立臺灣大學師培中心實習指導教授典範獎
教育部全國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
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（108、109學年度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採訪・撰稿／焦哲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「我希望藉由一連串提問，不斷刺激學生反思，在活化人文經典的同時，也能在古今共感中契入作者的內心，進一步直面自己。」侯潔之說，看見一個個原本對國文存有各種「刻板印象」的學生改變想法，在課堂上熱烈討論、表達觀點，她很欣慰。

侯潔之剛四十出頭，卻擁有十六年教齡，當過十年高中國文老師，她比同儕更了解青少年心理。她將生命教育的理念融入大學國文教學，透過人文經典的活化，讓不少原本畏懼、討厭國文課的學生愛上了這門課；她授課講求「替作者發聲」，藉由聲調、語速的變化將學生帶入文章背後的心境之中，時常有學生在她的課上動容落淚。



■ 侯潔之有超過十六年的教齡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高中任教十年 和學生一起努力圓夢

侯潔之的求學之路不同尋常。由於經濟因素，她碩士半工半讀，博士則是一邊全職教書一邊念完的。

「高中時，我就常常思考人生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，後來大學讀中文系發現中國哲學能回答這些問題，期望未來往這個領域發展。」侯潔之說，大學時她在立法院打工，碩士畢業後，先是在松山家商當了一年國文教師，之後又轉到松山高中專任。在此期間，她耗時七年取得博士學位。高質量的博士論文有四十多萬字，還獲得二〇一二年「思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獎」。

「高中國文老師平時都很忙，我只能利用週末和寒暑假做研究，別人休假時，我常常讀書寫作到凌晨兩三點。」回憶起這段在職求學的日子，雖然辛苦，侯潔之收穫很大。

「我經常跟學生講，不要以為老師只是叫你們用功讀書，老師自己也有用功哦。」她經常和學生分享打拚經驗，期勉學生「一起為夢想努力」。到臺大任教後，不時有以前的學生來找她聊天。「現在回想那些和學生一起前進的日子，感覺還是很棒！」

課堂隨口一句讚美 竟發揮巨大影響

課堂之外，侯潔之時常和學生們談心，了解他們的需求，逐漸形成了「生命教育」的理念。「老師只要站在講台上就會發揮影響力。但這種影響力可以是正面的，也可能是負面的。」侯潔之任教松山家商時，有一次課堂上請一位男生發言，男生有點「大舌頭」，經她鼓勵說「回答得很好」，還誇讚他「講話方式很可愛」。

後來她要轉往松山高中，那位男生得知消息，早上七點多就來辦公室等她，說要講心裡話。原來，男生之前因為說話含糊不清，在班上一直受到排擠，自從侯老師那天讚美他講話方式「很可愛」後，逐漸被同學接受甚至欣賞，所以男生對侯潔之一直心存感激。

「說實話，我有被嚇到。那天我只是隨口一說，沒想到產生這麼大的影響。這也讓我有点害怕，如果那天我說的話是負面的，又會怎麼樣呢？」這件事讓她意識到：只要站在台上就要全神貫注，真誠對待每一位學生。

二〇一一年，侯潔之拿到博士後繼續原先的高中學，同時在輔仁、臺大兼課，一週最多要上二十多節課。經過三年，她才帶著這份教育理念到臺大任教。



■「全國指導教師典範獎」領獎現場。
(侯潔之／提供)



■「全國指導教師典範獎」領獎現場。
(侯潔之／提供)

枯燥文言文？要讀出生命背後故事

在知名網路論壇PTT上，侯老師人氣頗高，是學生們大力推薦的「潔之女神」。「感覺不再是枯燥乏味的文言文，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在眼前，真正去體會每個生命背後的故事。」一位修課學生說。

對學生的評價，侯潔之「笑納」了。她指出，高中老師的錄取率非常低，大概只有分之一，除了筆試，最重要的考核關卡就是現場抽篇教學；為了教師夢，她在大學、碩士時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國文教學，琢磨怎樣拉近文本與學生生活經驗的差距。

她介紹說，「大學國文」這門課，主要選材自《史記》經典篇目。為了留出充裕討論時間，每學期只選四篇文章，每篇文章都圍繞一個核心議題充分展開。每節課她會提出四至五個問題，要求修課學生每學期至少發言兩次。

如〈伯夷列傳〉，和學生重點探討的議題是「要順應主流，還是活出真正的自己？」課堂討論題目和學生現實生活相關，不會讓人「無話可說」。「伯夷叩馬直諫卻餓死首陽山，司馬遷挺身為李陵辯護卻慘遭宮刑。善有善報是眾人的期望，但行善是為了獎勵嗎？如果善無善報、惡無惡報，你還願意當好人嗎？為什麼？」、「伯夷阻止征伐是為了維護心中的正義。換作是你，眼見不合理的事情如霸凌，你會選擇沉默不語，還是勇敢站出？伯夷之所以選擇餓死，是為了完成自我的價

值。你認為人的價值建立在哪？為什麼？」

講完文本，侯潔之還會通過相關影片，繼續推進討論。如〈李將軍列傳〉讀後，又延伸到 Michael Hoffman 導演的《天之驕子》。

自尊 良心 意志自由 人我關係

「生命教育」(life education) 是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起源於美國、澳洲的一種教育理念，它以生命健康為主要取向。侯潔之觀察到臺大學生多一路順遂，以致面對人際、情感等生活困境時，往往茫然無措，近年飽受情緒困擾的學生日益增多就是例證。再者，大學生正當人生開創期，對於未來與自我尚在摸索，而人文經典又正好觸及許多生命議題，與「生命教育」方向一致，她才會將國文課與生命教育結合起來，作為教學新嘗試。

她之所以採用《史記》教材，就是期望通過歷史人物不同的生命型態，帶領學生思索生命出路，完整審視個人價值觀，並適時修誤導正。篇目選擇，她力求對應生命教育「自尊」、「良心」、「意志自由」與「人我關係」這四大概念，讓學生全面思考生命的不同面向。

侯潔之布置的課後作業也很「療癒」。她結合後現代心理治療理論的「敘事治療」(narrative therapy)，對照《史記》所載人物不同的生命觀，引導學生「自由書寫」。比如，有一次作業是：

「以現在大人的心智與能量，陪伴並寫給過去的你：以『那時的我，就像……』為開頭，中段以『現在看來，那時的我其實……』開頭，結尾以『我想對那時的我說……』開頭。」這樣的設計，目的在引導大學生沉澱下來，向內面對自己，釐清當下感恩，重新回溯詮釋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，從而認識事件與經驗對自我成長的意義。作業的效果超乎預期，許多學生表示和自己對話之後，才發現原先忽略了很多內心的聲音，現在不僅重新認識自己，對未來也更篤定。

「這門國文課是我這個二類理工生最喜歡、最期待的一門課了。每個禮拜都被本系專業科目搞得心力交瘁，但上國文課可以毫無壓力坐在教室學習，心理上獲得喘息，心靈也有更多成長。」一位電機系學生說。

替作者發聲 打破國文刻板印象

P.T.T」上有不少修過侯潔之「文選」課的學生留



■ 課後與學生的交流充滿歡樂。

（侯潔之／提供）



■ 修過侯潔之課的不同院系同學在畢業時找她合影。

（侯潔之／提供）

言：「課堂上總充滿著此起彼落的啜泣聲」、「有好幾次邊哭邊抄筆記」。侯老師笑著說，自己是很感性的人，容易感受到字裡行間的情緒，隨之起伏，所以常從這個角度引入文本。

「生活經驗的連結，是為了讓學生感覺不只是在修一門課，而是所學文本和生命息息相關。其實在每個文本的背後，都有作者的情緒，時代雖然不同，人所面對的生命問題是一樣的。」侯潔之說，每天上課前都會花相當時間來沉澱思緒，這樣在課堂上才能進入作者內心，「替作者發聲」，講出複雜的心情。

她常用大家熟悉的詩文啟發學生思考。例如在講柳宗元的〈囚山賦〉前，先從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導入。由於學生多慣性認為柳宗元「心境自此豁然」，她會帶大家重新審視是否不假思索地接收了主流詮釋，以致「神化」了古人。「作者難道因為遊了一次西山就真的『開懷』了嗎，人生觀就改變了嗎？這樣的看法是不是太扁平人性？」

「要在不疑處疑之。」她說，柳宗元這篇文章第一段寫他遊遍

永州山水，卻沒有仔細描摹山水形貌，這是一種「渴望從痛苦解脫，拖著自己四處遊覽，但卻始終被內心愁苦羈囚住，身在山水卻無心於山水」的心情。文章最後說，太陽下山了，但他卻「不欲歸」。「如果心境真的『完全』轉變，下山也不會有任何影響，不是嗎？所以，他不是『不想』下山，而是『不敢』下山，因為害怕下山之後又深陷孤獨和絕望。」

「我希望藉由一連串提問，不斷刺激學生反思，在活化人文經典的同時，也能在古今共感中契入作者的內心，進一步直面自己。」侯潔之表示，臺大學生不缺能力，但習慣單向吸收知識。看見一個個原本對國文存有各種「刻板印象」的學生改變想法，在課堂上熱烈討論、表達觀點，她很欣慰。

「當初剛上大學時憤恨怎麼至少要修一門國文；現在要升大二了，感嘆國文怎麼只有六學分。」一位修完「女神」國文課的學生說。



■ 侯潔之與修課學生的合影。

（侯潔之／提供）